

2000年，“千纸鹤女孩”江敏 生命定格在26岁 成为我市遗体捐献第一人 如今，父母虽然心痛，但也有骄傲 “女儿，你17年前这个头开得好”

“我得病是不幸的，有幸的是我生长在宁波这座充满爱心的城市……如果我不测，请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用于医学研究，愿通过对我遗体的研究找到治疗恶疾的方法，让今后像我一样的病人能得到及时救治。”这是本报曾连续报道过的“千纸鹤女孩”江敏生前写给市长的信中的话。

2000年3月18日，江敏因恶性神经母细胞瘤不治，生命定格在26岁；3月20日，她的遗体由宁波大学医学院接收。江敏成为宁波市首例遗体捐献者，我市的遗体捐献、器官（角膜）捐献事业也由此拉开帷幕。

昨天是江敏实现遗体捐献17周年的纪念日。她的父母，江虎成和张吉英夫妇，来到位于镇海九龙湖大同公墓的宁波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看望女儿，“我们百年后也要到这儿来，再做一家人。”

“阿敏在新家很好，我们放心”



江虎成、张吉英夫妇昨天来到陵园看望女儿。

昨天上午，天空下着细雨。在大同公墓入园处，江虎成买了一黄一白两支菊花。他特意挑了一支大而美丽的，一支带有小花的，“阿敏在花一样的年纪走了，她要是还在，今年43岁了，也该有儿有女了。”

张吉英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，腿脚很不方便，她走

走停停来到纪念墙前。墙上女儿的脸，年轻白净，笑靥如花，“阿敏最爱美，性格又活泼，大家都喜欢她。”张吉英说，照片有点显老，没有女儿本人漂亮。

17年的时光并没有冲淡丧女之痛。张吉英说着说着，红了眼睛，她从包里掏出手帕，细细擦拭江敏的肖像、名字和生卒年月。江虎成则拿出胶带，将菊花粘在墙面上，为了粘牢一些，他用了三条胶带。

“王勇哥哥也来看你了，你当年还说，病好了，要找你给你拍结婚照呢。”张吉英口中的王勇哥哥，是当天同行的都市报摄影记者王勇，当年是他最早发现并报道了江敏的故事。

“江敏很乐观，病痛中折了许多千纸鹤，因为听说千纸鹤可以帮助重病的人痊愈，不同颜色的千纸鹤还有各自的美好寓意。”王勇至今还记得在一屋子斑斓千纸鹤的映衬下，病床上那个微笑的女孩。

看望完女儿，夫妻俩相互搀扶着往回走。快走出陵园时，张吉英又蹒跚着往回走：“我要告诉阿敏，她弟弟弟媳生二孩了，是个小侄子，大家都可喜欢他了。”

“这里是阿敏的新家，看到‘家’里人越来越多，阿敏不孤单，我们很放心。”江虎成说。

“千纸鹤女孩”身后捐献遗体

张吉英的包有点沉，里面有江敏的捐献证书、相关报道，还有宁大医学院为江敏制作的DNA水晶台，由于时间太久，那一小管血液已经干涸。夫妻俩去哪里，都会带着这些东西，前几年去北京、去日本旅游也都带着。“阿敏最喜欢旅游，我们要带她一起走走看看。”张吉英说。

回想起江敏临终前的决定，张吉英说：“当时舍不得，心疼，现在虽然心疼，但也有骄傲。”

“阿敏得的是恶性神经母细胞瘤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，当时宁波很多医生也说不出所以然，阿敏在治疗上走了许多弯路，她在后期是非常痛苦的。我其实很想有人能攻克这个病，让其他人不用再受这种折磨。”江虎成得知，在许多疾病的研究过程中，尸体解剖是非常重要的环节，所有针对病人的化验、检查所得到的信息，都比不上尸检来得有力和全面，“我看到报纸

上偶尔有遗体捐献的报道，当时有个念头，阿敏如果救不回来，不如把遗体捐了吧。”

但这个话，江虎成没有在女儿面前提过。是江敏自己主动提出要捐献遗体。“她说，宁波是座充满爱心的城市，是宁波晚报社和社会的关爱延长了她的生命。她一个病人，无以为报，只能身后把遗体捐了，用于医学研究，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。”当时的江虎成吃了一惊，年纪轻轻的女儿会这样豁达地提及死亡，会这样郑重地表达捐献遗体的心愿。

在江敏最后的日子，病魔已经吞噬了这个曾经的元气女孩，她每天要打好几支杜冷丁才能勉强止痛，整个人消瘦异常。床头的镜子被收了起来，家人怕爱美的江敏接受不了自己病重的样子。在清醒的时候，江敏一遍遍地叮嘱父母，要帮她完成心愿，捐献遗体。

“女儿，你17年前的这个头开得好”

在江敏实现遗体捐献17周年的纪念日前夕，江虎成夫妇给女儿写了封长信，想告诉女儿这17年里发生的事，尤其是江敏不知道的17年来宁波市遗体、器官（角膜）捐献工作从无到有的发展情况。

“女儿，你17年前的这个头开得好，你17年前的这个决定做得对。你是当时宁波为国家的医学研究事业捐献遗体的第一人，正是你这一特殊的生命谢幕方式，从此揭开了宁波市遗体捐献的序幕，许多市民纷纷到市红十字会登记，也要像你一样身后捐献自己的遗体。”

“2003年1月1日，《宁波市遗体捐献条例》正式实施；2007年6月，市政府拨款140万元兴建了宁波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，占地1300平方米；2010年12月12日，宁波市作为浙江省试点城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

作……

“近年来，捐献遗体、器官（角膜）的意识深入人心，志愿者越来越多，实现捐献的人也从最早的医生、老师扩展到工人、农民、企业白领、离退休人员、外来务工人员和学生。他们中有宁波市首例器官捐献者、新宁波人孙永海，有被人们称为天使奶奶的胡秀芝，他们的事迹感动了整个宁波，如今宁波市的遗体、器官（角膜）捐献事业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……你一定感到很欣慰吧。”

在信的最后，夫妻俩告诉江敏，就在前几年，他们也办理了遗体、器官（角膜）捐献登记手续，“17年前你的角膜无法利用，这次爸爸妈妈补上了，实现捐献后我们要和你一起定格在一面纪念墙上，我们又在一起，又成一家人了。”



江敏生前是个爱美的姑娘。

新闻链接

我市已有遗体、器官（角膜） 捐献志愿者2700余人

昨天记者从市红十字会了解到，目前，全市登记遗体、器官（角膜）捐献志愿者已有2700多人（其中器官捐献登记1000多人，角膜捐献登记818人，遗体捐献登记901人）。实现器官捐献128例（其中捐献肝脏121个、肾脏253个）、角膜捐献162例、遗体捐献72例，捐献总量位于全省第一，挽救了370多人的生命，使300人复明。“2016年，市红十字会眼库接受角膜捐献50例，创历史新高。”市眼科医院副院长吴国海说。

但遗体、器官（角膜）捐献仍有很大的缺口。宁波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尹维刚表示，尸体是医学生的“大体老师”，是医学解剖教学中非常珍贵的素材，十几年前，全院学生不到50人，平均8人操作一具尸体，现在学生增加到300多人，平均18人操作一具尸体，“一年正常教学要用到30具尸体，但我们最近10年来接收的尸体不足50具，缺口只好找外地的兄弟院校来填。”

器官（角膜）捐献也供不应求。据李惠利东部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负责人华永飞介绍，目前我市肾源缺口近90%，也就是说10个需要换肾的患者里，只有1个能等到合适的肾脏，排队等候的患者近800人。肝源缺口近80%，排队等候的患者有100多人。“肝硬化、肝癌晚期的患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，只能换肝，没有合适的肝脏，患者撑不了多久。尿毒症患者虽然可以通过透析维持生命，但不做肾移植手术，不仅没有生活质量，预期寿命也会受到很大影响。”华永飞说。

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张志平 朱颖 庞赞/文 王勇/摄